



# 黃木匠，打嫁妝

□向倫友

“黃木匠，打嫁妝。打的嫁妝不一樣！龍似龍，鳳似鳳。生個兒女狀元郎！”

萬州鹿鳴壩流傳着這樣的兒歌，黃木匠有個渾名叫彎兒麻，鹿鳴壩家家戶戶都有他的手藝。他手工做的盆盆鉢鉢很有味道，特別是嫁女娘家打的嫁妝。大到衣櫃、梳妝台、扁缸，小到洗臉盆、洗腳盆等，各具形態，精緻極了。一套嫁妝制作完成需一兩個月時間。所以哪家嫁女，要提前給彎兒麻打招呼，他好提前作準備。

為什麼他特別受鹿鳴壩人歡迎？不光是他手藝好，而且態度好，老人小孩都喜欢，所以鹿鳴壩凡是要嫁女的都請他打嫁妝。此外，更關鍵的是他在打嫁妝的同時，可以判定女兒出嫁後是否幸福。哪個當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幸福？光憑這一點，鹿鳴壩就把彎兒麻吹得神乎其神。

凡是嫁女打嫁妝，家家都很慎重。首先要找德高望重的尊者確定吉日，其實不找尊者，彎兒麻也會這一套。不過木匠最講究的就是請祖師爺，木匠的祖師爺是魯班。彎兒麻雖不如魯班那樣厲害，但每到一家他都要敬祖師爺。因為祖師爺留給他的三樣東西：墨斗、斧頭、鋸子，是他手藝法寶。無論何時他都把這三樣東西視如生命，不讓任何人碰。

有了這誘人的手藝，鹿鳴壩的人都想把兒子送到彎兒麻那裏學木匠。不過彎兒麻收徒弟很謹慎，收徒弟的標準要有三得：累得、餓得、等得。這樣一來，很少有熬得過來的徒弟，他們都是衝着彎兒麻那判定吉凶、預測女兒未來去的。可彎兒麻偏偏就守着這點底線不教，所以很多徒弟就半途而廢了。

其實彎兒麻那判定吉凶、預測未來的絕技也不是什麼秘密，後來有徒弟在書攤找到了一本魯班書，書上有判斷吉凶、預測未來的說法。可是，待徒弟學會了，鹿鳴壩嫁女卻不時興打嫁妝了。新式嫁妝是幾大塊，幾個螺絲、幾顆釘子釘攏就了事。

不做老式嫁妝，彎兒麻失業了，失業的他有種失落感。不過他用自己所有的技藝，給自己做了一套最古董的嫁妝：

八仙桌，每個角都雕上兩個神仙，八仙過海活靈活現出現在桌上；戲鳳床，床的兩頭雕上龍鳳吉祥、鳳凰戲水等圖案；浴足盆，一位玉女

## 鄭老漢護鳥

□洪德斌

到了冬天，鄭老漢屋後的竹林就熱鬧起來。

竹林不大。但冬日里，村莊內外的樹木都落盡了葉子，唯有那片竹林枝繁葉茂，郁郁蔥蔥，着實惹人喜愛。

喜愛那片竹林的還有鳥兒，竹林成了它們棲息的家園。每天傍晚，留守在村莊的喜鵲、麻雀、斑鳩、烏鴉，還有一些不認識的鳥兒，從四面八方覓食歸來，陸陸續續飛向竹林，足有幾百隻。天黑之前，它們大多棲于鄭老漢房前屋後的光樹枝上，密密麻麻，或叽叽喳喳亂叫，像是爭着說什么開心事；或枝上枝下盤旋一番，興奮地追逐打鬧。這樣的喧鬧，要到黑夜降臨才能消停。

鄭老漢很喜欢这样的喧闹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像鸟儿一样飞出村庄，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，整天冷冷清清。而每天鸟儿们的喧闹，让他心中的孤寂一下子烟消云散。在鸟儿的喧闹声中，他端起酒杯喝着小酒、哼着小曲，或坐在院中抽着香烟，眯着眼望向那些淘气的鸟儿，脸上浮起笑意。这是他一天中的惬意时光。

但是，也有人不喜欢这些鸟儿。

一天，左邻找上门来，皱着眉头跟郑老汉说，你得把竹子砍了。郑老汉不解。左邻说，你的竹林把鸟儿引来，飞进我家菜园把青菜都吃光了。郑老汉好言相劝，青菜没了，你就到我家菜园去砍。如果把竹子砍了，鸟儿就没家了。左邻见郑老汉说得实诚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悻悻走了。

又一天，右邻来了，一脸不悦地跟郑老汉说，你得把竹子砍了。鸟儿太吵，吵得我头痛。郑老汉赶紧替鸟儿道歉，鸟儿就像孩子不懂事，你多担待。不高兴了，你就骂几句消消气。砍竹子，等于拆了它们的家！右邻拗不过他，咕嘟着嘴，也走了。

郑老汉以为可以喘口气了，没想到很快又遇到了揪心事。一晚，郑老汉正躺在床上，忽然听到竹林里传来“砰砰”两声，接着一阵鸟儿的骚动乱叫。郑老汉觉得不对劲，赶紧穿衣起床，跑到屋后一看，幽暗的竹林里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抱着一支气枪正朝竹枝上瞄着。另一个一手拿电筒，另一只手提着两只斑鸠，斑鸠腹部羽毛蓬松，还染着殷红血迹。

郑老汉心头一紧，大喝一声，那两个偷猎者吓了一跳。他们转过身，却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只是解释说家里要来客人，想用野味招待一下，再打两只就够了。郑老汉听得火直往上冒，集上买不到肉吗？非要吃鸟肉？偷猎者见郑老汉态度强硬，索性耍起无赖，鸟是你家的吗？你管不着。郑老汉也毫不客气，不是我家的也要管，赶紧走，不然报警。

郑老汉还真报了警，偷猎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下子，郑老汉出了名，不久还被评为县里的护鸟典型。

县报一位记者跑来采访，一个劲夸他觉悟高。郑老汉憨厚一笑，我不懂啥子大道理，只是觉得鸟儿像朋友，是朋友，当然就得保护它们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）

弓着脚洗纤纤玉足；洗面盆，一张红扑扑的脸蛋被一张鸳鸯脸帕盖着。每一种器具，他都赋予一个图案，一个故事，一段佳话。然后他亲自上山去割生漆，把这些嫁妆漆得油光闪亮，个个龙飞凤舞，栩栩如生。看着自己的杰作，他每天都笑着，生活一样有阳光。

一晃过了二三十年，弯儿麻老了，鹿鸣壩也变了样，原先的土房子不见了，鹿鸣壩也有了城市的气息。一天，失散多年的徒弟不知从哪带回一个商人，敲响了弯儿麻的房门，一眼被他保存的那些老式嫁妆惊呆了。商人如获至宝，要出大价钱收买这些嫁妆。

可弯儿麻死个舅子都不卖，他说我老了，这些嫁妆也老了，可是鹿鸣壩还年轻，待他们长大了，我的嫁妆能给他们一点启示：人不能忘了我们过去的辉煌。

（作者系何其芳研究会副会长）

## 我家的“冒儿头”饭

□朱国文

说起“冒儿头”饭，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曾见过或听过，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，恐怕就不知是啥了。

文史资料记载，旧时，巴蜀各地经营饭店时，都将碗中干饭盛得堆尖冒热，其尖状实为圆形似草帽顶状，家家饭店如此，故民间便俗称为“冒儿头”饭。

儿时的我，很长一段时间随外婆生活，居住在梁平虎城区楚家公社（现为虎城镇）李家坝乡下。每当农闲，遇虎城街上逢场天，我便跟着外婆去赶场。中午时分，饥肠辘辘，外婆带我去合作食堂吃饭。走进店里，外婆便从贴身衣物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来，布包打开几层后，便露出一些角票，外婆挑出两三角钱买了米饭牌和菜牌。我拿着牌子跟外婆去厨房取饭菜，就在这时，我有幸目睹了厨房师傅舀“冒儿头”饭的全过程：师傅先用一只碗在甑子里舀上满满一碗米饭，然后扣到另一只稍大的碗中，米饭便在碗中冒出高高的一截儿来，这便是“冒儿头”饭了。我依稀记得，当时的一碗“冒儿头”饭，花了外婆四五分钱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我已步入花甲之龄。然而近几年来，那个在我记忆中消失了几十年的“冒儿头”饭却在我家餐桌上出现了。啥情况呢？原因是我早些年吃饭时，中午和晚上每顿至少要吃两碗，近几年年龄增大，每顿只能吃一碗饭了。这一改变被我老婆看在眼里，她担心我没吃饱影响身体，于是每次吃饭，她就事先给我舀上满满一碗，然后再在碗里添上一饭瓢，便成了冒尖尖的一碗饭，这跟我儿时吃过的“冒儿头”饭就没啥区别了。为此我很郁闷，给老婆多番解释，可她总怕我不够，依然舀上“冒儿头”饭。实在没法，我也只能笑纳好意。为帮助消化，每次饭后，我非得去公园走几圈。嘿，几年下来，身体竟硬朗了不少。

去年秋天，女儿和女婿带着小外孙从攀枝花回来探望我们。女儿以前很少下厨房，这次回来后，主动下厨做了几顿饭，味道还不错，我们都感叹：还是攀枝花锻炼人。女儿第一天做饭，她妈就叮嘱，要给我多舀点饭。女儿听后，每顿舀冒尖尖的一碗饭给我，尽管每天吃得肚皮胀鼓鼓，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。

入冬后，女儿隔天就打电话来催我们去攀枝花过冬。由于催得紧，我和老伴便急匆匆乘火车来到攀枝花。第二天中午，女儿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。刚坐上饭桌，小外孙不知何时已站到了我旁边，手上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、冒尖尖的米饭，说是给我端来的，还说是他站在板凳上专门给我舀的。看着这碗“冒儿头”饭，我不知说啥好，只觉得瞬间眼睛有点模糊，心里很烫很烫的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## 能懂的诗

### 悬崖上的春天 (外一首) □胡中华

晨曦的玫瑰，幻想的百合  
映山红开放的风，缠住  
清脆的鸟鸣，云朵，和丝棉

顺着翅膀在天空的划痕，我的视野  
不着边际的蓝……你忘却了  
摩托车火热的呼吸烫伤的脚裸

那些年，土墙村袒露青春的胸襟  
我们一有机会，就向着草木疯长的方向  
把爱情，搬上老岩头的悬崖

### 明亮的马

明亮的马，拖着—道  
哒哒作响的阴影  
这阴影，有头有尾，这阴影  
扬起四蹄

跟着明亮的马飞奔，远远不止  
日行千里！这阴影的腹部  
是个大口袋，装着新作坊  
—整座院子

它装着四季装着五谷  
装着红白喜事，装着丰收锣鼓  
装着果香和蛙鸣……他跑起来  
不沉重，停下来，更轻松

这阴影被明亮的马蓦然回首  
看见，马止住自己  
将地面的秋天踩得更稳  
而阴影稍稍有些变形

但他急促的呼吸，像驭马人  
鼓起马明亮的前胸  
昂首嘶鸣。整个土墙村像马  
闪闪发光的臀部，高高举起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# 一滴泪水， 划过春天的花儿 □周鹤虹

一滴泪水，从湖面升起  
穿过了松间的云岚  
踌躇—夜，  
—个料峭的寒夜  
停驻了—朵最羞湿的花

阳光不忍出来  
灰色的云层，林间的雾气  
潮湿的晓风，都格外温柔  
山里—切，  
都在小心地呵护

如此脆弱，又如此晶莹，  
在这个春天的清晨  
她凝聚着—无垠的回忆  
那里有山河湖海，溪流清涧  
大地风华正茂

看见了吗？  
—滴泪水，划过了春天的花儿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